

社会学家

主编 张立升 执行主编 王 焱

Teahouse for Sociologists 总第34辑 2010年第1辑

茶座

周 雷

李泽厚、刘再复

郭景萍、孙传钊、张慧瑜

刘洪波

易富贤、王建军

余凤高

味蕾上的城市

理念与情爱的冲突——对谈录

聚焦：社会记忆

造城史诗与权力意志

人口偏见的来龙去脉

厌食症：从禁食到骨感美女（疾病的社会史之十一）

C91-55



追寻逝去时光

题目借自法国作家普鲁斯特(1871~1922)的名著 *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这部小说史上的巨著由多卷构成,其最后一卷直到作者去世时也未完成。仅仅从书名也可以看出,它的主题是围绕时光的:从“逝去”到“追寻”再到“失而复得”。

记忆与遗忘就像是一对孪生兄弟,两者之间构成了一种张力。“我们每每竭力回顾往事,总是枉然,即便使出全部智力也徒劳无益。往事不在智力的范围之内”,因为时光的流逝,使得“人亡物丧,昔日的一切都已荡然无存”。普鲁斯特在小说中以其特有的精微细腻,分析了回忆的种种复杂机制。主人公马塞尔多年后重返上流社会,与一位时髦女子对话,竟然找不到任何共有的词汇。而他儿时生长的贡布雷村镇也成了一个全然陌生的异乡。最终蓦然唤醒他的记忆的,却是一种叫做小玛德莱娜的茶点的味道。时光隧道之门遂轰然开启,终于使那已经被历史尘沙掩埋了的往事再次重现。“已经流逝而去的时光,都从我的茶烟里喷薄而出。”

普鲁斯特为何如此执著于时光的流逝与追寻?

有文明史家认为,如果说希腊人是“空间的创立者”,那么犹太人就是“时间的创立者”。犹太人是重视时间与记忆的人。普鲁斯特的母亲正是一位犹太人,少年时代他曾深深浸淫于犹太文化之中。只不过普鲁斯特追寻的是个人的记忆,而犹太民族重视的则是超越个人的历史文化记忆。这依赖于共同的文化载体。

“波兰灭,印度亡,犹太遗民散四方。”清朝末年一首新军的军歌曾这样唱到。希伯来语曾是古代犹太人的语言《圣经·旧约》就是用这一语言写成的。然而历经两千年的亡国,希伯来语早已死去。为了重建本民族的历史记忆,19世纪末的犹太人独自开始了复兴古希伯来语的努力。他,古希伯来语复兴运动后大力推广和普及这一语言,而且亲自撰写教材,编纂辞书,出版报纸。正是经过他的努力,一种已死的语言竟又奇迹般的重生了。今天的以色列在全民族恢复了希伯来语,让那些浪迹天涯,漂泊四海,操着不同语言回归的人们,重建起本民族的语言文化。以至于有人说,如果古代犹太人的大卫王今天复活过来,也可以在特拉维夫的街头和人们自由地交谈。

语言的载体,就像是普鲁斯特笔下的茶点,召唤回了犹太民族共同的社会记忆。

在德国 Bergen-Belsen 集中营的旧址上,矗立着一座被纳粹屠杀的犹太死难者纪念碑,碑身上镶嵌着来自耶路撒冷的一片青石,上面用希伯来文铭刻着《旧约》中的诗句:“我的哀痛永志不忘。”

王 焱

2010年元旦

目 录

卷首语 | FOREWORD

- 001 王 焱 追寻逝去时光

随 笔 | ESSAYS

- 004 周 睿 我们该拥有怎样的生活
007 残 雪 我的美文
009 周 雷 味蕾上的城市
015 汤 军 被动词态分析
017 萧 武 科举与学校

社 会 | SOCIETY

- 019 易富贤 王建军 人口偏见的来龙去脉
028 刘洪波 造城史诗与权力意志
038 龚 翰 流氓与地主：田野之旅
043 陈威威 “国进民退”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学术研讨会侧记）

学术圈 | ACADEMICAL CIRCLES

- 051 刘再复 李泽厚 理念与情爱的冲突（对话录）
063 薛 涌 比英国《大宪章》更重要的传统（财经史话之一）
069 耿占春 寻找微弱的象征意义
074 陆兴华 我们到底活在怎样一个时代里了？（上）

聚 焦 | PERSPECTIVES

- 081 郭景萍 社会记忆——一种社会再生产的情感力量
088 孙传钊 记忆的歧义
097 张慧瑜 从《建国大业》与《风声》看两种革命历史叙事

社会思想 | SOCIAL THOUGHT

- 105 李小科 民主的复归与民主制的重建
114 成庆 儒家宪政,还是社会民主?
119 吴万伟 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休谟

阅 读 | READING

- 123 王国伟 社会秩序是如何可能的
129 张天潘 人类永不消停的“战争”与生存焦虑

世 相 | MASSES

- 134 冼岩 黑恶势力猖獗的三个原因
137 莫斯 作家张弛的尴尬之旅

文 化 | CULTURE

- 145 徐大卫 饮食之天下(之二)
149 余凤高 厌食症:从禁食到骨感美女(疾病的社会史之十一)

资 讯 | INFORMATION

◇盘点人类十大未完成的冒险◇特殊利益集团已成复兴大患◇西方国家是如何反
垄断的◇中国特色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向何处去◇西方错爱中国的“中产阶级”

封面 迪拜广场

封二 沙漠之都迪拜的狂热造城运动

主编 张立升 执行主编 王焱
项目负责人 王海玲 执行主编助理 王萍
责任编辑 王海玲 马洁
装帧设计 王世强 张丽娜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http://www.sd-book.com.cn>
社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编辑部电话 (0531) 82098006
E-mail: chazuo_shehui@hotmail.com
wanghl0501@126.com
发行部电话 (0531) 82098021
邮发代号 24-19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学家茶座.第34辑/张立升主编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1
ISBN 978-7-209-05171-2
I.社... II.张... III.社会学—文集 IV.C9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10552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16开本(172×232毫米) 10印张 160千字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14.00元

我们该拥有怎样的生活

周 睿

还记得很多年前，在一次和朋友们的闲谈中，一个充满理想主义情怀和旺盛斗志的孩子对我说：等我以后有钱了，天天带我妈吃麦当劳。当时此话一出，立刻引起大家的开怀大笑。诚然，麦当劳作为西方一种便捷而时尚的生活方式，从闯进中国国门的那天起，便带有浓厚的贵族与上流的气息。那时，对于刚刚改革开放、开始放眼世界的中国民众来讲，麦当劳无疑是一种新鲜而又高档次的消费享受。满足的不仅仅是饥饿的胃口，更是一种崇尚时髦与现代的心理需求。直到很多年后，这个在美国作为最廉价街头快餐的麦当劳，还是很多中国百姓无福消受的奢侈品。多少孩子把进一次麦当劳、肯德基之类的快餐店作为值得期待和向其他人炫耀的经历，甚至成为和父母讨价还价讲条件时放弃原则的罪魁祸首。而到如今，虽然仍然并非任何普通人，所有阶层，所有地域，都能随便享受麦当劳与肯德基这样的西方就餐环境，然而金黄色的 M 标志和鲜红夺目的 KFC 字母却早已遍布中国的大街小巷。人们不再把麦当劳、肯德基作为象征高档次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多的普通百姓开始进进出出这一家家随处可见的快餐店，甚至成为出行、办事、逛街、旅游在外时，最便宜、便捷、放心，也是最容易找到的就餐之所。从披着西方华丽外衣的奢侈品，到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普通餐饮店，麦当劳在完成从流行时尚到平民化转身的同时，也暗示着中国经济的一日千里和百姓生活方式以及消费理念的转变。中国已经不可抑制地走向世界，融入现代性。

所谓的现代社会，是指以工业发展为标志，经济、政治、科学技术、文化生活高度发展的社会。现代社会从传统社会演变过来，但又具有新的特征，如工业化、都市化、教育普及、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组织管理科学化、通讯网络和交通运

周睿：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系 2007 级硕士研究生。

输的快速化。现代性来自西方,来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物质生活的富足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这个时代,伴随着人口空前的爆炸,资源掠夺性的开采,以及对经济发展近乎教徒般的疯狂崇拜,一种经济、理性、高效率的生活方式越来越统治着日常生活世界,即韦伯所说的“铁笼”。置身于“铁笼”中的人们,无法逃离,没有出口。自然选择了这样的方式整合人类,社会用这样的方式确保自身高效运转。科层制无疑是适合现代社会的最有利的方式,在有限的资源限制下,免去一切繁文缛节和因为人的因素所带来的不经济,节省一切时间和空间,以最理性的方式计算一切,维护这个愈发紧张和充满危机的世界。

随着国门的不断打开,中国不可避免地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全球化以不公平的方式发展,而且它所带来的结果并不是完全正面的。任何时候,弱者都必须听命于强者。而在东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中,意味着先进生产方式、领先科技水平、优质生活方式、高效科层管理模式的西方文化,成为暴力的掌权人,文明的领跑者。

于是,伴随着理性化的选择,社会的各个角落开始充斥着利益的计算与权衡。中国社会以急风暴雨的速度开始了一轮轮令人目不暇接的巨大转变。股市的跌宕起伏、楼市的腥风血雨、网络的铺天盖地,无疑都受到这股理性之风的影响,即以最便捷的途径获得最大的利益。人们急功近利,空虚浮躁,为利益铤而走险,不惜一切。人们被迫不约而同地走上一条无法选择的道路,那就是获得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因为这个社会界定成功与否的标准已经简化成了一串串数字。

与之相伴的是人们精神家园的日益荒芜。人们在日常纷繁复杂的生活战斗中,似乎越来越没有思考与反省的精力。而网络的兴起,更为人们省时省力地免去思考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从此,人们不必再费力思考世界、创造生活。人们的头脑逐渐失去原创性。有时这种原创性的失去甚至是被动的、强制的。一旦事件发生,当你还来不及主动思考的时候,便有四面八方侵袭而来的外部信息混淆试听、扰乱思维,使人失去独立的价值判断和独立的人格。曾经的创作时代,变成了复制、粘贴的时代,变成了百度、Google 的时代。人们可以离开书籍,却越来越离不开电脑和互联网。想象一下你的论文、申请书、公文、报告,甚至传递祝福与情感的手机短信,有多少是网络成品的拿来与借用,又有多少是



发自内心的真情呼喊。

人们的审美也逐渐趋于快餐化。从诗歌、散文时代,到小说的通俗文学时代,到报纸新闻的读图时代,再到电影电视的大众娱乐时代,人们越来越不愿意把时间与精力花在高雅精神产品的享受上,而选择了以一种最简化、最经济的方式接受信息。再看看大学图书馆、自习室中,满眼尽是捧着雅思、托福、考研、公务员考试等工具书埋头苦读的莘莘学子。读书也带有了功利性而不是志趣的选择,同时也失去了读书带给人心灵的最纯真的美好感受。

纵观中国 30 年来的发展变化,反映的是一个后发国家不断追赶现代化进程的缩影。在西方理性化的科层制度的影响下,中国正在以一种大踏步的增长速度呈现给世人。资本主义高效、规范的理性化,无疑是符合历史演进规律的。就像有些动物注定要灭绝,有些语言注定要消失,有些艺术注定会失传,有些民族注定被遗忘一样,有些文明的进程也注定要被改写。既然选择了踏入现代性的旋涡,就注定要接受痛苦的挣扎以及为此付出的惨痛代价。某些无法使行动更经济的附属品便会因缺乏生长的土壤而凋敝,并最终淡出人们视野。这也是适者生存的永恒真理。

我们生活的世界正在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东西,即一个全球的世界性社会。我们是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第一代,现在我们只能模糊地看清它的轮廓。这个世界性不是固定安全的,而是充满了焦虑,并被深深的分化所影响。我们中许多人都感受到很多我们无法控制的力量的控制。面对这样一个世界,我们该拥有怎样的生活?

一百多年前,韦伯便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结尾为我们留下了这样深沉的感喟:

没人知道将来会是谁在这铁笼里生活,没人知道在这惊人的大发展的终点会不会又有全新的先知出现,没人知道会不会有一个老观念和旧理想的伟大再生。如果不会,那么会不会在某种骤发的妄自尊大情绪的掩饰下产生一种机械的麻木僵化呢? 也没人知道。

我的美文

残 雪

关于什么是“美文”这件事，读者各有各的见解。气质不同，审美的情趣也不同。如果我说我自己的作品里头有一个不小的部分可以称为美文，我的老读者大概会同意这个看法。我的文学是向人的本质突进的文学，而这类文学的最高意境是纯粹的、具有高度哲理性的诗。我的作品里头除了以叙事为幌子来体现诗情的小说之外，还有一些小说和散文随笔是直接展现本质的，这些短篇和散文随笔其实就是纯诗。

将这类作品集中起来出一本书会带给我的新老读者一个最大的好处：可以缩短阅读劳动的时间。一般来说，读残雪的长篇简直就是暗无天日的艰苦劳动。而读这类短小的文章可以将劳动时间化为很多小块，却又并不影响你去收获诗情画意。我相信我的每一篇美文都会使你在辛苦劳动的同时获得某种精神享受，某种冥想的乐趣。而且这种享受和乐趣不会放下书本便马上消失，是可以长久回味的东西。我是一个有点特殊的作家，我自己就是自己作品的第一位读者，而且我也常写文学评论文章。我对于自己作品中的诗情是最为看重的，所以才想起来要出这样一本书。

能将小说写得像诗的作家应该是不多的，我很愿意强调自己这个方面的特长。这种技能就如书中在寸草不生的陨石山上放羊的那一对情侣的技能，全靠内部的精气来维持一种纯诗的意境。这种小说的难度并不低于我的长篇，但难度不会吓退残雪的读者，这件事在 20 多年里头已经得到了证实。我听说，从前他们同残雪的作品邂逅，吸引他们的正是这种具有高度哲理性的诗情。谁不愿意每天哪怕仅仅有一小段时间生活在诗一般的冥想之中呢？尤其是那些高素质的读者。

残雪：著名作家。



也许有的读者会问,那么你为什么不去写诗呢?我认为我很善于写这种将叙事与诗情结合起来的品种,我用奇诡的叙事将诗情浓缩,拨动心灵里面最隐秘的那些弦,将读者带进那种最新奇的、冒险性的体验。这是我同一般纯诗人不同的地方。这些小说和随笔虽然短小,但你必须高度集中你的精力去凝视,去冥想(即放下书本,闭上眼睛去发挥想象力),这样才会有收获。作品是一个能动的东西,只有互动才能进入诗的境界。所有理解作品的钥匙都在作品里面,不论是小说还是

随笔,全身心投入的阅读是最好的阅读。

这本书里除了小说和随笔之外,还有一个部分是我的成长散文。这个部分写得明了易懂,但也是导向我那深奥的文学内核的。对于我的新读者来说,可以将这个部分看做阅读残雪作品之前的演习。那里头有我的基本的文学观,我的方法,我的深入黑暗灵魂的秘密武器。如果你能在阅读时将那些方法咬住不放,下一阶段的探索就会有一些把握。

阅读残雪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就我自己阅读和我同类的作家的体验来说,我认为这种阅读也是最能提高和考验人的素质的。每一年我都要阅读一定数量的现代主义或有现代特征的经典文学作品,写下大量笔记。这种阅读引导着我内部的精神不断向上攀升。我相信除了那些国外的残雪读者外,在中国,和我有同样精神需求的读者一定也有不少,我的这本美文自选集(《残雪美文自选集——黑暗灵魂的舞蹈》,文汇出版社 2009 年版)就是为他们编选的。我自己首先感受了这些作品的直接纯粹之美,然后才推荐给我的读者。

味蕾上的城市

周 雷

一个城市是可以从味觉上被人喜欢,但是视觉上让人生厌的。重庆就是这样的城市,凡是去过这个城市的人也许会有这样的体会。四川人对中国食物的贡献的确巨大——不仅开创了食物的种类,而且富有创造性地改变了食物的形态,并进而将这些丰富的食物浸泡在各种配料制成的调料里,刺激人的味蕾。对于食辣的人群而言,这个城市是中国人味蕾的耶路撒冷。就我个人而言,我可以晚上睡在火锅里。

离开中国国土的日子,最让我思念的是中国的食物,这种感觉确实有些感官至上和物质主义,竟然排在乡愁和思亲之前,但是事实确实如此。

伦敦这座城市是中国人味蕾上的监狱吗?我想是的。

随着所谓的全球化,事实上各种风格化的世界食物都可以在伦敦找到,其实不仅是伦敦这样的大城市,其实早在钱锺书 20 世纪 30 年代的《围城》中,一个中国小县城就可以在“欧亚大饭店”这样一个地方想象一种食物的世界主义了。伦敦的食物自然也应该有这种世界主义的魄力,何况凭借其殖民天下的历史,早就在味蕾上见多识广,全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在伦敦找到自己的安身之所。

我并不是伦敦通,在伦敦的生活也仅仅一年不到,名副其实的伦敦浮生,但是我在描述一个城市的味蕾分布时,使用了人类学的田野方法——用我经常出没的地方来描述一个整体性事实。明确地说,就是我就读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以及周边我经常觅食的区域。我觉得就这些地方的生活经验,我已经可以拼出一个想象的伦敦味蕾地图。

最为典型的特点——和许多西方的食物美食观念类似,伦敦的食客偏爱甜食。在这个城市,最容易到手的食物就是各种甜食和甜味饮料——其中包括

周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志奋领学者,云南大学人类学博士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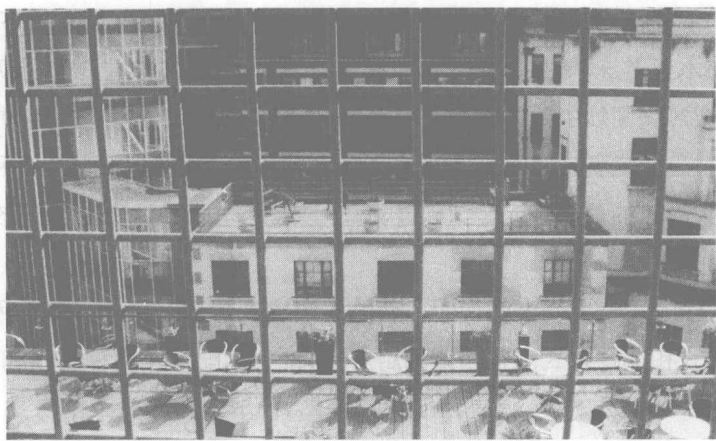
社会学家茶座
随笔



加糖和牛奶的咖啡（咖啡这种饮料完全应当单独辟出一个章节甚至一本书的篇幅来描述）。在学校的超市、学校食堂、周边的小卖部可以买到各种甜点、饼干、糕点、果脯、巧克力、冰激凌、七喜、可乐、奶茶。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方圆不到两平方公里的区域，至少有 20 家甜品店。甜食是一种能量食物和休闲食物，同时食物的甜味可以给疲惫的身体提供一个味蕾上的沙发，足以让一个牛肉等肉类消费的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外国人如果喜欢对方，或是想感谢对方，也会说“你真甜(You are so sweet.)”，当然中国人也会有类似的表达，但是基本上是对孩子说的，成人之间要是如此称呼，多少有些腻人。外国人也会称呼很惹火的姑娘 hot 或者 spicy，貌似他们很喜欢辣味，但是如果有在国外的主流超市购买辣酱的经验就会知道，所有的外国辣酱基本上都是甜辣的，但是即便是这样，外国人的烹饪中已经觉得这些调料的摄入能使味蕾得到充分的刺激。

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和外国人相反，甜味是一种让人慵懒的味道，咸味和辣味是让人恢复体力的主要味觉。凡是中国人都有这样的经验，长期吃甜食会感觉身上起腻，浑身乏力，这时候身体最渴望的是一种磨砺锋利的味觉刺激，能激发体能。所以中国人最为常见的零食是羊肉串、麻辣烫、花生米、咸菜，如果在云南便是小碗米线、烧豆腐、炸洋芋、烤茄子之类的东西，因为在中国人看来，这些都是不占内存但是能让味觉保持清醒的食物。所以这里有个有趣的词汇置换，当西方人称呼对方很甜的时候的确是发自味蕾的，但是在说对方 hot 的时候却在撒谎，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根本受不了东方的辣味。中文在翻译辣椒的时候，往往 chili 和 pepper 不分，但实际上一个是辣椒，另一个就是中国人所说的菜椒，江西等地称为灯笼辣椒，现在由于园艺的进步，统一称其为彩椒。

我认为，西方人喜甜的味蕾实际上已经影响了他们的食物观念，西方人把甜味已经融合成一种食物品味和烹饪方式，基于此，大量甜品的生产过程其实是一种“甜味的狂欢”，牛奶、椰奶、巧克力、奶牛、黄油、洋葱、西红柿、果酱、蜂蜜、水果等所有可能产生甜味或可以产生有趣甜味的调料通通被融合在一起。这也造成一种中国人看起来很奇怪的现象，有些食物中放糖是可以接受的，比如水晶肉、糖醋排骨、拔丝之类的食物都用糖的甜味来提食物的感觉，在中国的烹饪中，甜是一种鲜味，尤其是江浙和上海一代，糖是当做一种味精来使用的。而在西餐中，许多将牛奶、黄油、糖、酒通通放在一起的烹饪方式，这在中国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屋顶上的咖啡厅。让学生从一入学就习惯在屋顶上思考,做屋顶上的骑兵。

人看来是很奇怪的,因为至少犯了几种中国烹饪的基本禁忌。以一个普通中国人的饮食经验而论,中国菜总体还是讲究色、香、味、形;西方食物在日常烹饪中将大量中国观念中有腥味的物品混在肉类中,并经过长时间烹煮,形成了一种很奇怪的汤味,食物也因为长时间的烹煮变成一堆糊里糊涂的酱,在视觉上不太雅。

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每天中午都有一家推崇素食的印度组织分发免费午餐,大约是一份菜和一份饭,外加一块蛋糕,许多学生的午饭是靠这种食物解决的。但是我远看这种食物就产生生理上的厌恶——因为它的用料是或黄或绿的调料,将菜煮成泥,浇在饭上,而且将冷蛋糕直接放在咸味的菜汤里。有一次我走进伦敦政经的 OLD BUILDING 电梯,随后挤上来两个学生,两个人一手托着一盘这种印度食物。电梯快关上的当儿,上来了一位教授,困惑地看着这两盘食物,他对着学生说道:“有人说这是食物,我不敢肯定。”学生有些尴尬,说道:“其实味道还行。”教授还是不饶人,皱着眉头说:“看起来像厨房的一次事故。”凭心而论,能给学生长期提供免费午餐是一种很难得的社会福利,这点完全肯定。尽管有些学生领了饭后直接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最为豪华的 Shaw 图书馆用餐,有时还伴随着音乐会的演奏,但是这种白领化的用餐方式并没有改变这种食物在味蕾上给人造成的反感。学校的食堂基本上是这种烹制原理的翻版,只是在食材上稍微贵一些,加了一些肉类,但是通通是煮成肉泥然后浇在饭上,除此之外也可以选择西方的沙拉和面包。学校的食堂也提供中餐的炒菜,但是完全是

对中餐的侮辱,排队等菜大约要花 30 分钟,食堂的厨师冷锅放菜,菜下了锅,像是跳进海水里游泳,等菜的鸡皮疙瘩被暗火蒸掉(西方的食堂很少能见中国的明火,造成热锅翻炒的效果基本上不可能,中文的“炒”字,从字面上就是火大菜少,在锅里迅速定型、入味,而西方的烹饪是将菜活活煮死),再加上各种莫名其妙的调料,甜味的番茄酱或是辣椒酱,有时甚至是先放菜后放油,油浇在菜上做点缀。

以上啰唆了一大堆试图说明,西方的甜食观念已经影响了其他所有菜品的呈现方式和烹煮方式。在西方的厨房中,常见的配置是各种烤箱和微波炉,食物在这种处理方式下,只是为了让它变熟,而非一种味觉上的考虑,因为西方的烹饪中将 *sauce* 视为味道的真正来源,借 *sauce* 的味道来品尝食物原汁原味的味道。但是中国的烹饪中,火是最重要的配置,从这个意义上,食物是一种味觉上的能量守恒,长时间烹煮一些食材,才能将食物中的营养解放出来,同时后加的调料是较为低级的做法,真正的厨艺是要将各种味道均匀而不冲突地融合到食物当中。所以中文中形容食物经常说“爽口”、“入味”、“香”,用不同的火煮出来的食物也会有不同的味道,如柴火、桃木、槐木、稻草等烧出来的火,对食物的营养和口味也是有重要影响的。中餐馆中,通常给煤气火加压加氧,造成一种火烧火燎的效果,火力不够在中餐的味觉中是致命的。在我生活的学生宿舍,我看到西方同学(英国人、意大利人、法国人、西班牙人)的烹饪方式基本在原理上没有例外,他们多被饮食文化中的甜味所影响,烹饪出一种“泛甜味”的饮食。

西方食物中的甜味崇拜事实上也影响了一个城市的景观。在我看来,甜味比咸味更“吸水”,在大量饱食之后,需要大量的淡水摄入来冲淡口腔和胃部的腻味和滞涩,于是西方人往往比中国人摄入更多的饮料:可乐、奶制品、奶茶、咖啡、啤酒、碳酸饮料、汽水、苏打水、能量饮料。从整个城市的空间构筑中,必须腾出足够的空间来容纳这些饮品区域,如果将饮品区想象为自然环境中的池塘,西方城市里的池塘和水潭遍布城市,并客观上构成一个城市的生境,它将绿地、lobby、走廊、街道边等冗余空间连接成一个整体性区域,成为当地人社交和公共生活的区间。在西方的饮品区,偏僻和死角的概念较中国的空间概念更模糊、更流动,因为中国人一般不会选择靠近厕所、靠近走廊、门边、门外,站在街

边甚至坐在街边的地上饮酒或喝茶,但是西方的概念中,这些区域没有和边缘化、不洁、不适产生强的关联。在城市饮水的高峰期——下班之后(7点左右直至深夜),西方人在自己的生活空间做出了一个明显的隔断,私人时间的主要部分就是饮水(包括饮酒),同时进行私人的交谈,但是交谈的场所构成一个开敞的公共空间。

此外,甜味崇拜客观上需要对能量的守恒找到社会学的解决方案。大量甜味的摄入,造成体内热量的增加,所以在西方的城市



伦敦 Holborn 地铁口附近,上班族挑选“维生素”,提供后现代生活的能量。

建筑内部,通常是和室外相反的,西方人喜欢在甜味和高能量摄入之后采用夏天装扮束(西方建筑的能耗从单一设计上比中国建筑更封闭、更守能,但是对保持中国饮食习惯的人来说,在西方建筑中办公和学习还是偏冷的,保持夏天装束并不舒适。同时中国人强调室内的通风、换气,良好的室内空间是和室外以某种方式联通的,以保证一种个体能量和自然能量的平衡),同时对建筑外部空间存在一个潜在的心理要求,就是开敞通风与自然接通,因为热的体能需要在广场、草地、路旁等室外空间得到置换。西方食客的甜味偏好事实上还造成了一个城市的味蕾地图,具有典型的阶层性,食物的荤素搭配、能量搭配、口感、摄入方式、用餐的时间、食量、食物的品种、白领食物和蓝领食物构成了伦敦的一幅味蕾地图:围绕着泰晤士河,核心地带如泰德美术馆、环球大剧院等实际上构成一种社交性味蕾空间;围绕白领工作区、展览馆区域,一般都衍射出一个社交性味蕾空间。由于伦敦城市的国际性和空间的叠加,高端的饮食空间时常和低端饮食发生交错,形成一种味蕾的民主。而在中国,味蕾的地图是排他的,如果高档酒楼出现在地摊区域,或者与烧烤为邻,其高社会阶层属性将受到影

响。但在伦敦,从大英博物馆走出,5分钟的步行时间内,可以找到任何一个阶层可以支付和愿意支付的食物。整体人群的高能量摄入也客观上造成了味蕾趋同的生理基础,因为不管上一顿吃的是半生牛排、土耳其 kebab、青花菜还是薯条,都需要后续的饮料摄入。啤酒的低价高质客观上一定程度扁平化了英国社会,造成一个理论上的同侪空间。当一个人穿着短袖,站在门口抽烟,手里拿着一杯吉尼斯时,谁也无法判断他的真实社会身份。

所以从清淡、浓腻、生熟、荤素、甜辣(姑且将甜、辣看成一对反义词)这几组词,我们可以把伦敦常见的菜系粗略归成两个大类:第一类,印度、土耳其、中餐、泰餐、墨西哥餐,第二类,法国餐、英国 fish & chip、美国快餐、意大利菜、日本餐。在这种分类中,辣味和浓烈无意中成为一种“专制饮食”,甜味和清淡成为一种“民主饮食”,原来辣味也有民主的原罪,改良民主似乎应从改善食谱做起。更细致地观察可以发现,在“专制饮食”中也渗透着一种全球化吊诡。

在中国的城市,几乎上任何一个省会都在觊觎一种超级城市、城市世界主义,他们都不约而同在不同的五年计划和 2020 年远景规划中,朝向一个想象中的现代化中国城市迈进,身后留下成堆的古城灰烬和旧城瓦砾。在昆明的一次田野调查中,我目睹了环滇池的超级高速景观路的修建过程——数百年的古村落被整体推平,将被改造成中国式水景园林景观。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向“东方的日内瓦”迈进。但是伴随着这种肉身的改造,一个更为私密和肉体的维度并没有改变,那便是这个城市的味觉。以昆明为例,这仍然是依靠韭菜、烤豆腐、饵块、米线、鸡爪、菌子、辣子、蘸水提供能量的城市,几乎所有的中国城市都在现实肉身和未来身体赋形(embodiment)这一维度,拥抱了一种纯粹西方化的城市景观,但是其另一半身体仍然停留在传统中,陶醉在浓烈、麻辣、壮阳、内脏烹调的饮食当中。耐人寻味的是,与食物整体反射的现实民主格局不同,这些“反西方”食物的享用过程是真正的民主:聚餐、自由讨论、辩论、无所不谈、日常所缺乏的歌唱、祝酒歌、私人生活、腹诽、筷子的使用、唾液在食品中的交换、对现代传播性疾病的现实藐视、罗马式的饕餮、柏拉图式的“舌头漫步”,中国在舌头中满足了自己的民主欲望。

但是我还是很好奇,一个国际化、现代化、面向 22 世纪、全球化的中国城市的味蕾是什么样的?(What urbanization “tastes” like?)

被动词态分析

汤 军

被动语态是很平常的一种语言现象，也是很自然的一种社会现象。如：你被砸了，你被打了，你被刺激了，你被抛弃了，你被抢了，你被盗了，你被强奸了，你被撤职了，你被炒鱿鱼了，你被感动了……

而被动词态与被动语态不一样，它是一种很难说清楚的现象。这里的很难说清楚包括了几种情况：

一是不知道主语是谁。

如：被压迫。很难说，谁在压迫。只能说，是有一个体制、一个阶级、一个主义在压迫。但这么一说，就相当于无主语了。

二是知道主语是谁，却不知为何。

如：被代表。经常有人说，我代表广大群众谢谢xxx的关怀。在这里，被代表确实有一个很明确的主语者，就是这个声称代表xxx的人。

三是这种状态根本就不存在，却还可以“被”。

如：被解放。如今，被解放的概念已经很淡薄了，可还是有被解放的说法与纪年。虽然你不需要被解放，却一直有人想着要解放你，只是这样的想法很可笑罢了。

四是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被动状态。

如：被自杀。就是说自杀就自杀吧，还是被xxx给自杀了。那么，到底这个被自杀的主语是自己呢，还是别人？都是，都不是，一定还有别的。

这些“被xxx”词汇由于汉语语法逻辑上的障碍，因而不能归为被动语态，而只能叫被动词态了。被动词态不光是以上这些例子，还有很多就存在于我等周围。一个被动的社会，一群群被动的老百姓、群众（其实是公民），怎么会不

汤军：自由撰稿人。



产生被动词态，怎么会不发生被动词态的语法逻辑呢？

再说那个被动语态。汉语语法不区分主动语态与被动语态，也很有深意。因为这样一来，那个所谓的主语就会以为自己是主动的，是在做主人翁的事情，是有觉悟的，是积极向上的。即使感觉到自己是被动的，也至少面子上过得去啊。其实呢，他是被动的宾语，主语另有人在。譬如：

下岗人员从头再来；
 思想解放；
 群众发动起来了（很明显，少一个“被”）；
 无产阶级专政；
 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工农革命；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国有（国有制，其实是国被有制）；
 国企改革；

既然主动、被动都那么不清晰，那么这被动词态和被动语态就更容易混淆了。混淆就混淆吧，也不是混淆一天两天了。显在的“被”，隐藏着的“被”，合乎逻辑的“被”，不合乎逻辑的“被”，反正都是被着，被啥不是被呢。

呵呵，这就是伟大的汉语当中的一个秘密啦。

如今要想把话说清楚、说明白，确实很难。当下的汉语就像那个所有权难说的农村土地，就像那个产权不清的国有企业，也有着厘清源头、找到出处的必要。不如此，你就不知道在使用怎样的语法，在依据怎样的背景，在操持着怎样的话语，甚至连自己是主是客都不知道啦。